

新观察

儿歌创作要走什么路?

□王宜振

如果说:世界上哪种文学样式创作最难,人们自然会想到儿歌(又称之新童谣)。儿歌这种文学样式,戴着多重镣铐跳舞,自然对作者束缚极大。要写好一首儿歌,实在不易。如果再要求它能够广泛流传,甚至像传统童谣那样流传后世,那就难上加难。我以为,新儿歌能流传的少之又少,代代相传者更是凤毛麟角。张继楼一生写作儿歌,创作了近200首儿歌作品,只希望能有三五首能代代相传,由此可见儿歌创作的难度之高。

那么,儿歌创作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呢?这大概不是不少儿歌创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相当多作者写出的作品人云亦云、缺乏新意,像是顺口溜。如果孩子只能读到这样的作品,顿顿吃“快餐”,长此以往必然会缺乏营养。那么,又怎样写出好的儿歌呢?笔者以为,好的儿歌应该写出意境。众所周知,好诗要有意境,有意境者则为诗的上品。给几岁孩子写的儿歌,值得用意境去要求吗?当然值得。那么小的孩子能读得懂吗?只要写得好,孩子是可以理解的。李少白写过一首题为《鸡蛋》的儿歌,只有13个字:“鸡蛋白/鸡蛋黄/白云抱个/小太阳。”这首小儿歌就写出了意境,有意境的小儿歌就有了“味道”。不管什么时候去读,滋味尽出。有滋有味的东西谁又不会不喜欢呢!这首小儿歌起初在网上推送时好评如潮,有个家长还发来短信。说他三岁的儿子不爱吃鸡蛋,教他念这首儿歌以后,他喜欢上了吃鸡蛋。边吃边说:“我要吃白云啦,我要吃小太阳喽!”可见,有意境的好儿歌,孩子不但能理解,也会格外喜欢,关键是要把意境写得口语化。

山东青岛的刘饶民是一名小学教师,长期生活在孩子中间,写出了不少优秀的儿歌作品。其中有一首《问大海》入选小学语文课本:“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蓝?/大海笑着来回答:我的怀里抱着天。//大海大海我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咸?/大海笑着来回答:渔民伯伯流了汗。”“我的怀里抱着天”把波涛滚滚

的大海写出了意境,有人说这是诗人的神来之笔,我高度赞同。诗人把这一意境用口语化的语言托出,使七八岁的小孩子,无一不能理解。这便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也是诗人的功力所在。一首小小的儿歌,写出诗的意境,这是对诗人高标准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自然要下苦功。正是这种苦功,才能写出儿童喜欢的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

儿歌作者除了使自己的儿歌意境化以外,还可以走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向传统童谣学习,在传统童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传统童谣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文化瑰宝,口耳相传了几千年,在传播过程中又不断加工完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学习。我们祖先的优秀文化,必须传承好发扬好。可传统的童谣,毕竟离我们的时代太遥远,诗人要吸收有益的养分,重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新是最好的传承。张继楼曾谈到自己的创作体会:“在表现手法上,对传统形式的吸收,我作过各种尝试。在内容上,尽量做到贴近现实生活,不跟风随大流。每创作一首儿歌力求与众不同,有新的东西。”张继楼、金波等一批儿歌大家,在实践这一理念上做过有益的尝试。我们不妨来读读金波的儿歌《野牵牛》:“野牵牛,爬高墙;爬高墙,爬树梢;爬树梢,爬东墙;爬东墙,爬篱笆;篱笆细,不敢爬,躺在地上吹喇叭;吹喇叭,吹喇叭!”“喇叭吹!”金波对传统童谣十分重视,他曾搜集编撰了厚厚的十大本《中国传统童谣书系》,他对传统童谣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一个儿歌作者,只有从传统童谣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写出深受孩子欢迎的儿歌来。他的这首儿歌,正是实践了他的创作理念。这首儿歌浅显明白,没有华丽的辞藻,如璞玉浑金,不事雕琢,却熠熠闪烁。儿歌运用顶针手法,其音韵之和谐,节奏之多变,一经脱口诵出,便通畅顺达,入耳入心。这样的儿歌,即使再过着千年,也会在孩子中间口耳相传,成为他们童年永久的记忆。

我们再来看冷艳景的《小句号》:“小句号,没有腿儿,半夜三更玩打滚儿。/翻山越岭爬文字儿,叽哩咕噜出书本儿。/老鼠以为是戒指儿,捡回家里送她如儿。”标点符号本身枯燥乏味,这样的内容如何通过生动活泼的艺术形式向小读者表达出来,是对诗人艺术功力的严峻考验。诗人植根于传统,向传统童谣学习,吸收传统童谣中的有益养分。但诗人又不拘泥于传统,敢于大胆想象,大胆创新。诗人想象小句号玩打滚儿,玩来玩去,竟玩出了书本儿。小句号被小老鼠捡走,捡走做什么呢?回家送她如儿。儿歌俏皮幽默,风趣幽默,谁读了都会忍俊不禁。

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探索。我曾写过一首《蝴蝶歌》:“蝴蝶蝴蝶落落,给个花瓣坐坐;蝴蝶蝴蝶笑笑,给个花瓣抱抱;蝴蝶蝴蝶起起,给个花瓣倚倚;蝴蝶蝴蝶跪跪,给个花瓣睡睡;蝴蝶蝴蝶走走,给个花瓣接接;蝴蝶蝴蝶说说,给个花瓣摸摸;蝴蝶蝴蝶爬爬,给个花瓣滑滑;蝴蝶蝴蝶飞飞,丫头跑来追追。”这首新儿歌脱胎于传统童谣。但它不是传统童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是对它脱胎换骨的改造。正像一棵树老了、死了,它的种子落在地上,生长出另外一棵树。这棵树和前面那一棵已不是同一生命,而是一个新的生命,传承正是这种新生命的接替。儿歌运用蝴蝶和花瓣的关系,通过一系列动词,展现了“蝴蝶”和“花瓣”两种意象的互动,使整个儿歌呈现一个动的世界,这也符合儿童天真、活泼、好动的特点。小诗发表后,像宁静的湖面投进一块石头,众多媒体转载,使这首小诗迅速传播开来,在孩子中间广泛传唱。

一个民族的儿歌,必须植根在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接受并传承它的传统,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创新。我相信,儿歌创作在吸收传统养分的同时,必将迎来空前的繁荣。

(作者系儿童诗人)

■聚焦

共绘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纪篇章

——“学科建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论坛”侧记

□任超

儿童文学关乎儿童的全面发展,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学本身,更在于它对儿童心灵的滋养和塑造。9月21日-22日,由浙江师范大学主办的学科建制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学术论坛以“和平:儿童文学的永恒旋律”为核心理念,聚焦中国儿童文学百年来的学科建制历程,共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

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创新与未来发展的重要契机,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儿童文学的“元概念”,立足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本体,细致梳理其发展脉络,深入挖掘文本的结构与价值,旨在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性特征与核心议题。

“儿童本位”论的建构过程受到中外两方面思想资源的影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国际格林奖获得者、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朱自强教授将中国儿童文学史概括为“观念在先,创作在后”的特殊面貌。在现代“儿童本位”论基础上发展出的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本位”论,既是中国的原创理论,对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经典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不仅加深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也为促进了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生珍详细梳理了《安妮日记》在中国的翻译历程与改编实践,《安妮日记》中的犹太人日常生活书写及其大屠杀文化记忆,通过德中、英中等多种翻

译路径,转化成为了跨种族、跨文化的共同记忆,反映出中国读者内心深处对于和平、爱与美的呼唤和追求。

现代作家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创作也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议题之一。汪曾祺在1960年代的创作转型及其成因是郑州大学李勇教授密切关注的议题。他谈到,始于1961年的《羊舍一夕》,汪曾祺植根于“童真”的生命体悟,从现代主义转向民间意趣和情致的现实主义之路。这一转变,在当时粗粝、急躁的整体创作氛围中,持守了“文学”应有的动人和深邃。

“人工智能早已融入了文学艺术领域,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浙江师范大学周晓波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对儿童文学的影响是多样且多面的,它既从宏观层面影响儿童文学的内容创作、阅读体验和参与感,又从微观层面涉及到作家的角色转变、伦理与版权等问题。情感与价值的确缺失,是AI生成的文学的短板。通过算法与语言模型生成的故事,难以获得儿童读者的真正热爱。“只有强化个人创作的独特性,儿童文学创作者才能在AI时代中保持竞争力,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指示精神,促进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的健康创新发展,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十条“浙师宣言”,以儿童为本,促进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的互动,实现学科建设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朝着建成教育强国战略目标扎实迈进。湖南作协主席汤素兰表示,这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论、批评和实践的道路指引,是符合新时代学科标准的创新发展方针,具有时代性、前沿性和创新性。“相信儿童文学相信爱,因为只要有孩子在,希望就在。”浙江省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汤汤说,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批评体系,推进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双向互动,既有利于创作出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又能在实践中完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体系。

“儿童文学的价值本质是一个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利芳谈到,儿童文学在塑造儿童价值观,推广和普及基础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宣言”将价值建设与儿童主体紧密结合,在新时代的社会语境中全方位阐述了当前我国儿童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任务,努力推进文化强国、教育强国的发展目标。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吴翔宇认为,要加快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秩序,立足学科知识生产的本土根基,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坐标下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话语与精神气度。“只有坚持本土化的立场和标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道路才会不断迈向完善。”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域外传真

在海外研究视域中,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相关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历史语境中的儿童与儿童文学出场,剖析了儿童作为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关注对象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动因,揭示出发生期中国儿童文学在回应历史大潮、参与社会进程、承载现代性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及影响。目前,海外涉及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研究的英文论著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玛丽·法奎尔的《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安德鲁·琼斯的《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澳大利亚迪肯大学陈诗曼的《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与跨国知识:教育、宗教和童年》。阅读与研究海外中国儿童文学论著,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研究走向深入。

《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是英文世界中最早出现的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专著围绕儿童文学怎样参与中国现代性变革与文化宣传进程而展开论述,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复杂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环境出发,考察知识分子对儿童、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关注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作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儿童更多被看作是中国社会变革中极其重

要而又复杂的主体……中国儿童文学显著的特征在于儿童文学是学校教育、文学形式、各种政治力量的结晶”。早期的儿童文学译介与传播活动的标准在于“是否可以教育儿童认识真实的中国社会,以及是否切合于中国的社会情势和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需求”。论著注意到了鲁迅对中国儿童观变革及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指出鲁迅是“中国儿童文学之父”,鲁迅的儿童观念及儿童文学思想给后来的儿童文学订立了基准,就是“儿童文学不能放弃它的社会角色以及教育责任”。

诚然,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文化语境,对儿童的重视承载着启蒙思想者改变社会现状、构建民族国家未来的希冀与愿望。《发展的童话进化论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中提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儿童被看作是寄托发展愿望的一盏灯塔。”在学术期刊和大众媒体上,“儿童成为了国家及其发展的新的象征。”琼斯谈到,包括五四时期作家对于儿童文学的倡导建立在进化论的前提下:“一个民族国家的进化发展,必须依赖于儿童的发展,在中国,儿童文学不只是美学或伦理问题,儿童被更多的赋予了进化主体的重要形式。”论著聚焦于中国国

英文论著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研究

□周博文

文学发生背后关键的思想动因:知识分子寄寓的发展的主题与进化论思想。将儿童置于发展图式的中心,作者认为,童话被看作是虚构作品的“童年”,常常与天真、原始相联系,而童话“也是教育家对儿童、人民乃至整个民族进行文明开化的重要工具。”在五四时期童话倡导者看来,童话的教育意义作用于儿童的主体发展,“阅读过程被看成是一个成人成长成人的过程。”

儿童是野蛮与文明、蒙昧与进步的分界点,儿童也是发展与进化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教育,可以使得今日的小野蛮,变成明日的真国民。两位论著的作者都认识到,儿童文学在现代中国不单纯地指向儿童的阅读,与知识分子寄希望于用文学教化民众的意图紧密相连。儿童的发现是对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历史命题的深层次扩展,儿童文学担负着影响与改造儿童精神以期成长为改变弱国新人的使命。

《现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与跨国知识:教育、宗教和童年》认为,“晚清民初出版的‘跨文化复合’文本与中国知识分子所创作的儿童读物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印刷文化,使得童年有了新的表现方式。”当时的儿童故事大多注重宗教教义,以及中国本土化的改写、改造,使其更符合中国国

■童趣天地

1 一个从饥荒中走来的老人,挥手间画出灿烂的历史长河。在这条河流两岸,充满了杂交水稻的香味。伴随着永不停歇的洪流奔腾,飘荡出志存高远。他想要用水稻投映下的阴凉,送去无数的温饱。为这被饥饿摧残的光明,为了唤醒人们心中温饱的太阳,生灵存活的路坑坑洼洼。用尽一辈子,在农田中寻找寄托,迎来最后的丰收。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2 一个老人六十年如一日,挽起裤管,把实验室搬到一支支杂交水稻的根部。他风餐露宿,呼风唤雨,用尽一辈子的欢乐,把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皮囊,交给了希望的田野,风尘仆仆的步伐,是他发表的论文。大地是他的稿纸,种子是潜伏在他心中的文字。他握着春秋的鼎,把一行行奇思妙想发表在试验田里,把一篇篇论文,发表在杂交水稻的花粉里。一个总是在绝望中,发现希望的老人,那一向对于饥荒的“不可能了”,承载着中国的梦想。那一抹红,意义深刻。红旗中水稻穗子的金色。普通老人用青春养育家庭,用生命养育中国。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3 一个老人,在风雨雷电之中,在水稻的香甜之中,挖掘了全世界人类的美梦。杂交水稻,金黄的稻谷,白金的米粒,铸成人们心中的长城。像一根温饱的腰带,捆住了地球的饥饿。种着自由的滩涂,花粉浩浩,奔涌。用他的期盼,孕育出无数生灵的梦想。水稻比高粱更高,穗子比花生米更大,所有的富足都在组建。就像是建成高楼的材料,平平无奇地放在大地上。时光等待着,田畴等待着,等来了一位老人的探索。所有奔腾的梦想,都蕴含在与泥土的笑谈之中。可惜种在大地的温饱,遮不住一个湖南老人的风雨,带不走把生命交给田野的离殇。他回归了大地,回归了自己的试验田。他太累了,早应该休息了,谁能忍心叫醒他呢?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4 一个退休了双脚还拔不出水田的老农民,那朴实的不屈的灵魂,总是在自己孤苦的内心世界中游荡。他还在找一个真正的对手,那个对手在大海。在海水里,在海滩上。他想用杂交水稻的大家族去拥抱绵长的海岸线,他要让花生米大的稻粒下,鱼虾成群。他把一切栽种在大地上,包括他的遗嘱,包括那把心爱的小提琴。那一份储存在根茎中的顽强,正在肆意涂画。绘画这片土地的富强,当一棵棵杂交水稻把丰饶栽到水田时,江南塞北,长城内外,最先听到的是谁的欢笑?病魔,这最为劣质的矿车,载着老人,一路颠簸。老人在轨道上离开,也在水稻中出现。来丰年丰收的季节,你就可以在水稻穗上,看见他无所不在的笑脸。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5 伤疤中,蕴含的肥沃,将会用袁爷爷的金子雕刻。刻出金色的水稻,飘出牡丹花的国色天香。袁爷爷离开了,他生命蕴含的前程,在广袤的田野上遨游。一无所求的无限光辉,正随春风化雨,化为滚滚潮流,传递四方。野火烧不尽。在红尘间,稻香洗涤一切污秽。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种子眼里只有泥土

□黄海(蒙古族,十六岁)

——致袁隆平爷爷

一个退休了双脚还拔不出水田的老农民,那朴实的不屈的灵魂,总是在自己孤苦的内心世界中游荡。他还在找一个真正的对手,那个对手在大海。在海水里,在海滩上。他想用杂交水稻的大家族去拥抱绵长的海岸线,他要让花生米大的稻粒下,鱼虾成群。他把一切栽种在大地上,包括他的遗嘱,包括那把心爱的小提琴。那一份储存在根茎中的顽强,正在肆意涂画。绘画这片土地的富强,当一棵棵杂交水稻把丰饶栽到水田时,江南塞北,长城内外,最先听到的是谁的欢笑?病魔,这最为劣质的矿车,载着老人,一路颠簸。老人在轨道上离开,也在水稻中出现。来丰年丰收的季节,你就可以在水稻穗上,看见他无所不在的笑脸。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在风雨雷电之中,在水稻的香甜之中,挖掘了全世界人类的美梦。杂交水稻,金黄的稻谷,白金的米粒,铸成人们心中的长城。像一根温饱的腰带,捆住了地球的饥饿。种着自由的滩涂,花粉浩浩,奔涌。用他的期盼,孕育出无数生灵的梦想。水稻比高粱更高,穗子比花生米更大,所有的富足都在组建。就像是建成高楼的材料,平平无奇地放在大地上。时光等待着,田畴等待着,等来了一位老人的探索。所有奔腾的梦想,都蕴含在与泥土的笑谈之中。可惜种在大地的温饱,遮不住一个湖南老人的风雨,带不走把生命交给田野的离殇。他回归了大地,回归了自己的试验田。他太累了,早应该休息了,谁能忍心叫醒他呢?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六十年如一日,挽起裤管,把实验室搬到一支支杂交水稻的根部。他风餐露宿,呼风唤雨,用尽一辈子的欢乐,把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皮囊,交给了希望的田野,风尘仆仆的步伐,是他发表的论文。大地是他的稿纸,种子是潜伏在他心中的文字。他握着春秋的鼎,把一行行奇思妙想发表在试验田里,把一篇篇论文,发表在杂交水稻的花粉里。一个总是在绝望中,发现希望的老人,那一向对于饥荒的“不可能了”,承载着中国的梦想。那一抹红,意义深刻。红旗中水稻穗子的金色。普通老人用青春养育家庭,用生命养育中国。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从饥荒中走来的老人,挥手间画出灿烂的历史长河。在这条河流两岸,充满了杂交水稻的香味。伴随着永不停歇的洪流奔腾,飘荡出志存高远。他想要用水稻投映下的阴凉,送去无数的温饱。为这被饥饿摧残的光明,为了唤醒人们心中温饱的太阳,生灵存活的路坑坑洼洼。用尽一辈子,在农田中寻找寄托,迎来最后的丰收。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在风雨雷电之中,在水稻的香甜之中,挖掘了全世界人类的美梦。杂交水稻,金黄的稻谷,白金的米粒,铸成人们心中的长城。像一根温饱的腰带,捆住了地球的饥饿。种着自由的滩涂,花粉浩浩,奔涌。用他的期盼,孕育出无数生灵的梦想。水稻比高粱更高,穗子比花生米更大,所有的富足都在组建。就像是建成高楼的材料,平平无奇地放在大地上。时光等待着,田畴等待着,等来了一位老人的探索。所有奔腾的梦想,都蕴含在与泥土的笑谈之中。可惜种在大地的温饱,遮不住一个湖南老人的风雨,带不走把生命交给田野的离殇。他回归了大地,回归了自己的试验田。他太累了,早应该休息了,谁能忍心叫醒他呢?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退休了双脚还拔不出水田的老农民,那朴实的不屈的灵魂,总是在自己孤苦的内心世界中游荡。他还在找一个真正的对手,那个对手在大海。在海水里,在海滩上。他想用杂交水稻的大家族去拥抱绵长的海岸线,他要让花生米大的稻粒下,鱼虾成群。他把一切栽种在大地上,包括他的遗嘱,包括那把心爱的小提琴。那一份储存在根茎中的顽强,正在肆意涂画。绘画这片土地的富强,当一棵棵杂交水稻把丰饶栽到水田时,江南塞北,长城内外,最先听到的是谁的欢笑?病魔,这最为劣质的矿车,载着老人,一路颠簸。老人在轨道上离开,也在水稻中出现。来丰年丰收的季节,你就可以在水稻穗上,看见他无所不在的笑脸。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老人六十年如一日,挽起裤管,把实验室搬到一支支杂交水稻的根部。他风餐露宿,呼风唤雨,用尽一辈子的欢乐,把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皮囊,交给了希望的田野,风尘仆仆的步伐,是他发表的论文。大地是他的稿纸,种子是潜伏在他心中的文字。他握着春秋的鼎,把一行行奇思妙想发表在试验田里,把一篇篇论文,发表在杂交水稻的花粉里。一个总是在绝望中,发现希望的老人,那一向对于饥荒的“不可能了”,承载着中国的梦想。那一抹红,意义深刻。红旗中水稻穗子的金色。普通老人用青春养育家庭,用生命养育中国。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一个从饥荒中走来的老人,挥手间画出灿烂的历史长河。在这条河流两岸,充满了杂交水稻的香味。伴随着永不停歇的洪流奔腾,飘荡出志存高远。他想要用水稻投映下的阴凉,送去无数的温饱。为这被饥饿摧残的光明,为了唤醒人们心中温饱的太阳,生灵存活的路坑坑洼洼。用尽一辈子,在农田中寻找寄托,迎来最后的丰收。袁爷爷,他没有走远,他不想远足,他只是去了水稻花粉王国。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儿童世界”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发生研究》(23BZW172)阶段性成果]